

植物园之诗

树



我见过繁盛的美,但衰败比美更繁盛
在枯枝碎叶的版图中,蝉声早就褪色了
天黑得那么快,睫毛上光忽地一闪——

只剩树木站在那里
剖划空气,硌疼夜的腹部
仿佛她们不在乎
仿佛世界还新鲜

悬

一只头颅肿大的蚂蚁
紧抓大丽花的叶缘
微风荡漾,左摇右晃
趾爪之上是虚空,腰尾之下是深渊
而凝聚了半生的雨滴
就要晶莹地冲撞面颊

一次,我梦到这个场景
满头大汗,四肢冰凉
一次,在人群中听到锯齿般紧密的呼喊
确定是幻听,指缝却渗出血丝

这一次,太阳正在压迫树杈
你的背影恰巧擦过街角,杯皿破碎——

带着波尽一生的猛烈

鸦



一颗颗白嘴鸦挂满枝头
在波浪般的寒风捕捞二月

缩着身子狂饮
打着颤栗梳理

一粒粒黑色炸药双颊陷落,内里激越
急欲挣脱自己,果实听候飞行

枝条紧张地抓捆她们的趾爪
残雪警惕地闪避来自肉体的微热

翅膀一秒钟之内就要暴动
首级顷刻在深蓝天宇燃烧

这样的情景多少世纪视而无睹
眼睛拒绝摄录疯癫的乌鸦

你会把她们当作再生的使者?
你会记住她们来自远古冰层的神情?

斜光把鸦群的影子扔在雪地
撕心裂肺的号叫陡然把冷寂放大

似乎无关血液,似乎寒夜短暂
春天如约而至,春天鹅黄淡绿



黄河
青年作家作品选

秋

满树都是告别的眼
满地都是跌落的铃铛
春雨有多少细密针脚
秋风就有多少剪刀

最清凉的眼睛也得焦枯
头撞大风的铃铛注定跌落
这是一个命定失去首级的季节
大风和小风正在血腥地比赛

满街都有魂魄在急速地飘游
含血的呼喊摧毁全城
到了摘取首级的时候
到了名正言顺的奥斯维辛!

好像风和日丽
好像暮色消隐
好像鞋底没有血迹
好像春天没头没脑地来临

暗

褐色的暗
从辽远的群峰飘到阳坡
在扇形的坡面停顿片刻
跌落树冠

褐色的暗
真像你脸上的光斑
沉着地闪耀
从树冠流到树干

向下,向下
踱着方步的巫师
咬紧牙关的钟表
悄无声息

从植物的叶、花、茎开始
从石头的躯体开始
从你的内心开始

秋天来了,秋天来了
轮到你想起
轮到你忘记

影

黑乎乎地落在地上
像一堆堆潮湿的棉被
灌满困苦的人间滋味

失去立体和纵深
树影——被施予魔咒的内心
古怪的形体套进专制的制服

这个秋夜
行人偶尔露头,面孔一闪而过
微光刺痛漂流瓶的羞怯

拽紧那些不断跌落的梦境
肋骨弯曲,腰身分崩离析
却迟迟听不到着陆的闷响

而你正是树和影
正在卧倒和观看
你们都是被选中的梦魇和光线
你们都是石头和汗液

你们走来走去,光线切割树影
听听你们欢快的撕咬,听听你们
破碎的呻吟
细密的亮,细密的汗水,分开黑夜
树影在迟疑中裂缝

绿芽顶裂硬壳
细软的茎,互生的花
每天都在剧烈地上演静默的武戏
主角就是你们,主角只有你们

冬

万物衰败
倒也干净,倒也坚实

收起色、香、欲
丁香、芍药、玫瑰、牡丹
素面朝夭,褐色枝干

革命时代的忠字舞
众人狂欢的锅庄,欲迎还却的
探戈和恰恰
正被压缩打包,制成光碟
留待新春接收,来世重播

荒蛮让人目瞪口呆
珍贵的片刻的停顿!

上天从未隐瞒什么
镜片后的露与藏
笔尖明耀的念与忘



【作者简介】

郭建强,1971年生,青海代表诗人之一,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作家班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青海作家协会副主席,现为西海都市报副总编辑。自1990年起,有诗歌、小说、随笔见于《花城》、《世界文学》、《人民文学》、《上海文学》、《诗刊》、《绿风》、《诗江南》、《青年文学》、《中西诗歌》、《汉诗》、《青海湖》、《中国诗歌》、《西湖》、《诗潮》、《诗林》、《诗歌报》、《诗歌月刊》等。著有诗集《穿过》、《植物园之诗》、《昆仑书》等。有作品入选三十余种国内诗歌和散文选本。获青海省第六届文学艺术创作奖,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。

植物园之诗

一
唐古拉瑞香贴地而出
互生的刀剑般的叶片向四周探触
直到握住一样从地牢爬出的
同伴的指尖

像一群温热的盲者仰躺一片
在阳光下来不及抹掉泪水
只捧出一串串念珠般的红果
遮住大地的伤口,看不见的深渊

二
细草们都展示着三重世界:
根须与湿黑的泥浆搏斗、恋爱、相互
加持
绿茎上挺,让一只蚂蚁攀骑
穗实和叶片垂着头默诵经文

你的脚下是无数个三重世界
你的身下也是
你的眼里满是沉默的三重世界

三
你在杨柳的枝条看到飞天的神态
而红桦和白桦宛如奉乳的牧女
丁香曲折地呼唤你的嗅觉——
在汉代她名叫鸡舌香,而老家在大海
里的岛国

风吹铃铛,不,风吹松塔
风吹飞檐翘角的红松、青松
风吹一座座活着的寺庙

四
植物园在城市设定了自我的国界
但它没有边际

那些泥土、虫唧、鸟鸣
仿佛是人间的背景
那些晨露、霜语、夕光
仿佛是你我的景深

你侧耳倾听,驻足凝视
在叶脉茎管月落日



夜

一个人走进夜里
看,夜色分开
然后闭合

植物们窃窃私语
听,那刀切般的肃静

这浓烈的时刻是我的
这清凉的时刻是我的

这有点矫情的时刻是我的——
一个人毫不矫情地隐没在夜里——

……可以重复的迷醉
却有点像初恋

雪



雪,密不透风
封住仰面观望星辰之人的
喉管
继续攀爬,继续呼啸
直奔更高的山峦

隔着玻璃窗,你的面颊
肌肉痉挛:
无所顾忌,永不罢休,
不问结果
清凉的白带着杀人的红
埋住伤口和哭泣

升高,升高,脆薄的骨屑
要抓住月亮!
狂暴的诗意逼人崇拜。
血瞬间高热
即刻更冷

蜂

一只蜜蜂
飞到我的眼前,又飞回来

一只蜜蜂
飞到一朵丁香花前,又飞回去

一只蜜蜂
擦亮十万复眼,脱离大部队

一只蜜蜂
运转十万雷达,忽略芬芳

一只蜜蜂
飞过刺玫的蓓蕾,飞过梨花,顺
便飞过春天

带着青年男子特有的忧郁表情
一只蜜蜂飞回梦里,又飞了出去

蚁

一只蚁
在我铺设的落叶迷宫
晕头转向
慌不择路是种古典的美啊

而那遗忘的南方的蝉鸣
突然贴在蚁的触须上
慌不择路的锐声,慌不择路地
撕裂记忆,穿透南方

在盛满沙粒的戈壁

一个人弹尽粮绝

一只蚁
正把树叶蹂躏得粉身碎骨

一只蚁
已经没有血,没有泪,没有体
液

一只蚁
一半成了树叶的皮屑